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四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臨縣南莊行政村
群衆民主審查幹部
凡與該村有關的在職去職區村幹部及部份縣以上幹部均交群衆審查處理。

（本報訊）臨縣五區南莊行政村，在土地改革的鞏固階段中，展開民主運動，並於七月廿日召開了五個自然村的羣衆民主大會，解決幹部和羣衆關係問題。凡與該五村有關之任何幹部，包括在職與去職之區村幹部以及一部份縣以上的幹部，均交羣衆審查處理。工作團幫助羣衆從各地調回可能調回之區以上的幹部，讓他們在羣衆面前公開反省檢討並陪情道歉。民主大會是在各自然村及行政村的黨與農會組織整頓改造，特別是檢閱土改過程的發動與教育的基礎上進行，事先由各自然村貧農小組，一般農會小組分別進行醞釀，提出對每一個幹部以及工作上的意見，然後召開民主大會，在每一個幹部反省之後，讓羣衆毫無拘束的向大會發表意見和要求，並展開廣泛而充分的討論，現在行政村村長劉興顯，首先向羣衆反省，因爲不澈底，還沒有「放下架子」，羣衆對他提出十幾條意見，並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如：「你爲說爲人民服務，去年出擔架參戰就怕死，裝病回來了」；「大鬧鬥爭地主楊效德不給羣衆撐腰，羣衆提出意見仍不管，孤差中農地主佔便宜，立場不對」；而意見最多的還是對他的強迫命令作風：和自私自利，報復行爲。羣衆認爲這樣的幹部，應當「讓他歇一歇」，「一年青，送他去受受訓」，最後決定撤去村長職務，佔了羣衆便宜的，由各村選出的代表清理後賠償。副村長李桂元，脫離羣衆的事情最多，但他在土地改革過程中經過教育覺悟提高，這次亦裸裸的羣衆作坦白的反省，羣衆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並說：「究竟是窮人出身，錯了改錯，誰還不犯個錯誤！」區民政助理員薛龍群，第一次反省，對於他在蔡家溝住在大地主馮貴德家裏吃白飯，被地主收買，損害了羣衆利益的事實，反省含糊，羣衆提出了責問，又作第二次反省，羣衆才表示：「這樣就坦白得差不多了。」

民主討論分清是非輕重　群衆的鑑定是最正確的

民主大會擇續舉行兩天和一整夜，這村男女羣衆帶着乾糧赴會，毫無保留，且說：「這樣的會越開越想開。」羣衆經過土地改革的發動，覺悟認識提高，在大會鬥爭當中，不但對每一個幹部的階級立場、思想作風及其工作，作出正確的鑑定，予以切合分寸的批評鬥爭，而且對於羣衆提出的意見，亦能無所顧慮地展開充分的討論，弄清是非輕重，不空組一個幹部，如蔡家溝苗來狗，他兄弟今年參加了地方武裝，在會上過着村長劉興顯，說不應該動員他兄弟去當兵，是劉興顯（蔡家坪人）包庇本家坪有弟兄三個的人家；蔡家坪孫振雜亦提出前行政村指導員郝文有（已撤職）不該動員他的兒子去當兵，羣衆都不同意，一方面根據事實指出村幹部在這些工作中沒有錯誤，一方面勸解他們兩家：「咱貧苦農民的兒子兄弟不去參加八路軍，難道叫地主的兒子去當八路軍嗎？」「地主的兒子在前線不和咱農民一心，他們還能保衛咱農民的土地了？」說得兩家再也提不出什麼意見。又如蔡家坪個別羣衆，對前工會秘書張尚有，採取報復行動，要打他，亦引起全場羣衆不同意，指出張尚有雖然做了許多壞事，但他畢竟是一個赤貧苦的工人出身，我們批評他，讓他改正錯誤就是了。

村幹部批評縣區領導　責備多而幫助教育少

在民主大會上，村幹部對上級幹部的意見，亦允許充分發表，使過去「夾在區幹部和羣衆中間」，備有許多苦衷的同志，有分開一下責任的機會，把心裏「不如意」的東西倒出來。根據他們的反映（包括羣衆的反映）說明區領導，在許多工作上的階級路綫是不明確的，特別是四四年冬和四六年夏兩次羣衆運動後的「糾正偏向」，給地主幫了忙，四五年春「糾正偏向」，地主都向專署派來的過獄上書，「地主跟了一毗設」，說這是「救命恩人」，嘆息村幹部是「吹牛拍馬亂吹打」。前區長楊增春到蔡家坪「糾正偏向」，把反地主劉永恩的五石多斜倉食污毀，「糾正」爲兩石多，並召集村幹部罵：「一照你們這樣工作，讓胡燕人嗎，人家刀子也敢捅你們！」村幹部們說：「一照樣當幹部，一經批評鬥爭嘛，上級來了撤打（左歸之意），自然村幹部受屈，埋怨行政村幹部不下政策，羣衆不滿，並說：「咱說話不掂，你們說要掂，掂下便不得，誰敢鬧起事，都糾正了，還作下啥來了」以後開會，羣衆再也不談話了。」其次對區幹部的官僚主義，提出了批評：「增榮提拔幹部不走羣衆路綫，隨便就提起來，看看不得，又把他打下去。」「用幹部就是交任務，下來檢查了作，不了解情況就「糾正」，就嚷罵，村幹部們也不知錯在那裏，可受屈哩！」所有這些意見，前任村長楊增春、現任區助理員薛龍群、區營郭榮勝等同志，均在大會上作了反省檢討，接受村幹部和羣衆的批評。現在民主運動已在加強團結的精神下暫時結束。

×　×　×　×　（民）

九分區司令部公佈兩月戰果
斃傷俘敵三百餘名

（九分區訊）分區司令部頃公佈五月十日至七月十日兩月來分區部隊戰果：作戰四十八次，斃傷敵二百二十八名，生俘一百五十一名，繳獲輕機槍十一挺，小砲二門，步槍一百二十六支，子彈四萬五千零七十一發，六〇砲彈九百三十六發，擲彈筒彈三十六發，奪獲麥子二百五十石。兩月來敵偽特點是：避開我部隊，以「分散突擊」「搶糧抓丁」及「點中包圍」「圖騙誑我軍以達大部搶糧目的，但在我分區部隊主動出擊下，敵企圖均被粉碎。（鄧向文）

趙逆承綬等親率嘍囉
大肆勒索搶糧

（交城訊）據我軍俘獲孝義偵察團閻偽「徵糧督導員」艾克明談稱：閻錫山乘麥收之際，把晉中平川劃分爲三個搶糧區，由王靖國、趙承綬、孫楚等親自率領共嘍囉大肆勒索搶糧，勒索花樣層出不窮，有所謂「有麥繳麥，沒麥繳雜糧，沒雜糧繳金錢和女人」。無恥規定十五歲至二十歲之美貌姑娘折軍麥兩石，並用各種酷刑向人民逼索，文水三區南徐家莊每閭放一鍘刀，聲言有人膽敢不起即腰斬。郭縣雙店村閻匪徵收人員更藉口夜間供銀，強姦良家婦女。廟家莊一個四十餘歲的婦女因沒錢可繳，被迫跳水缸淹死，祁縣豐固村一寡婦拾小麥亦被閻軍偵緝隊逼迫，將自己親生女折價「軍麥」八石，纔繳給閻匪「徵糧處」。在閻匪無恥勒索下，人民紛紛逃來我區，僅文水一縣即達三萬餘人。

南京美軍蠻橫無理
推我同胞落水淹死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南京美軍無理推我同胞下水淹死慘劇，綜合各通訊社南京三日消息，其詳情如下：一日晚夜半，美軍駕車於光華門外附近行駛，遇有我國同胞數人經過，美憲兵即停車問路，我同胞因不懂英語，無法回答，美憲兵即不問情由，將一平民王安本抓住，投入河中，立遭淹斃。另一美國兵又抓住一年僅十×歲之[illegible]美軍空軍第五大隊上士看護葛發田投入河中，亦立遭淹斃。據新民晚報稱：當被害者呼號求救時，此羣美軍非但不予援救，反嘻聲大笑，並企圖作第三次行兇，但是時其他中國同胞均已走避，故慘劇未繼續擴大。現無辜被害者屍首均已發現，全身浮腫，狀至悽慘。兩美軍兇手姓名已查明，一爲美軍中士斐芬尼，另一則爲伍長阿爾德設爾。此一極端兇殘之暴行案發生後，蔣家中央社竟無恥的爲行兇美軍辯護，無中生有的稱之爲「酗酒美軍」，企圖減輕美軍罪責，以博取美帝國主義的歡心，但京滬輿論界對此慘案已極爲憤慨，認爲此乃美帝非法駐軍中國援蔣內戰之必然結果。不把美國侵略勢力趕走，中國人民的生存是無保障的。

興縣圪針楞民兵
嚴密放哨盤查行人

（興縣訊）五區圪針楞村民兵高扒子等，警惕放哨盤查行人。八月一號黃昏的時候，高扒子和另一個民兵，下河畔放流動哨，發現從河畔碎石小道上來了一個身着幹部軍服、頭包手巾、打着灰色綁腿、腰間橫緊一條黃帶的可疑份子，一邊走一邊說：「我沒有路條，要[illegible]家說是隊伍去。」一邊就跑開了。高扒子等當即關住押回村中，羣衆追問他的來歷時，他說他是閻軍隊伍中的上等兵，六月被俘後遣來的，後又參加我支隊，行軍時掉了隊。又換他是個青年，不找八路軍[illegible]，有軍大棒棒，逐押送上級處理。（趙岔齡）

崞縣縣府決定整編村制
據初步預算，每年可省糧五千餘石。

（新華社雁門六日電）崞縣決定將全縣四百八十個自然村編爲一百七十三個行政村，據縣府初步預算：每年可省五千餘石糧食。該縣過去爲便於對敵鬥爭及照顧新區情況，仍以自然村爲單位設村公所，區以下又多設一套小區（比行政村稍大），機構龐大。全縣過去共有小區幹部一百八十人及自然村幹部一千一百多人領薪水。崞一區大牛堡自然村就有八個幹部領薪水。下大林村的村長會記等五個幹部，每月共脫產糧三石一斗。村開支比較少的九區上院村，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也支了三千六百二十斤小米（包括辦公和雜支等）。此外，村幹部挪用公糧行賄謊及濫出抗勤等貪污浪費，更爲嚴重（詳見七月十六日本報二版）。今年一月縣聯擴幹會上，根據羣衆反映，曾一度展開研究，但多數幹部仍強調新區情況特殊，未得解決。以後經領在實際中探索，並發動大家研究，經生產供給會議精神的傳達，與經過民主運動、土地改革等實地研究，在最近該縣災情空前嚴重之際，領導上乃決定將全縣所屬四百八十個自然村縮編爲一百七十三個行政村，從縣級各機關編餘幹部、全體小區幹部及爲羣衆愛戴的村幹部中，選任爲各行政村之幹部，直接領導各自然村羣衆的事情，對過去不稱職之村幹部，當即撤職。據縣府初步的預算：每年全部村開支一千一百石糧食足夠，比從前省五千七百餘石糧食。此外，暫時停辦學校，一年可節餘九千二百餘大石米穀。（李沅、康旗）

離石大武川七行政村決定

救荒中川地照顧山地

大川水地改種蕎麥秋菜，以供山地群衆食用，同時調劑地主回楂地給山地群衆耕種。

【本報訊】「川地照顧山地，大家一齊救荒」，駐離石之邊區工作團正根據這一精神，曾暫時停止原在東、西屬巴兩行政村進行之土地改革工作，工作轉向有幹部協同至大武川七個行政村，領導群衆進行搶種救荒工作。工作團接受邊區領導機關關於救荒的緊急指示後，於七月三十日召集分散各村之工作團同志及東、西屬巴、上、下安、蕎麥溝等村長、指導員會議，具體研究救荒工作。據會上反映：川地村莊收割夏田後，除一部土地回楂蕎麥、菜蔬外，還留有很多水坪地準備耕種蕎麥（據西屬巴一個自然村的調查即有一百二十多畝）。但山地村莊的莜麥、蕎麥，則因天旱土乾，現時無法下種，山地穀子現亦旱得奄奄待斃，災情非常嚴重。大家研究：如將川裏水坪地耕種蕎麥，今年八月下種，至明年五月始能收割；倘若改種菜蔬，今秋可收一茬，明春可以自由耕種各種作物，不致受到影響，而所收穫之大量蔬菜，即可供山地村莊今冬明春食用。至於山裏窊地，現雖無法下種，如八月落雨，一部份仍可趕種蕎麥。爲了照顧全局，爭取不死一人，工作團決定說服大川村莊群衆，將原來準備留種蕎麥及蕎麥之水地，一律改種蕎麥及蔓菁、蘿蔔等秋菜。地主的回楂地要調劑出來，（在工作團工作地區地主回楂早已調劑給貧苦農民耕種，工作團未到的村莊，地主尚有回楂地甚多。）富農除留一部份其自種外，亦調劑出一部份，今年暫給附近荒旱最重的山上村莊的貧苦農民耕種。中農的土地，盡量爲其自種，如地多種不過來，可以分租其一部，給山村貧苦群衆耕種，或者給他在山上調換回蕎麥的土地。此外，並決定發動川裏群衆在缺苗的窊地裏補種各種秋菜，力求從大家照顧，多種作物，渡過災荒。工作團因爲氣節已入中伏，必須在十天中突擊完成搶種。工作團連夜抽調幹部，組織人力，並具體研究如何發動及組織群衆及解決種籽、耕牛等問題。會後，大家趕赴各村了解情況，工作團部派人到方山交涉放水問題，以便在最近數日內，將窊地灌遍，迅速下種。（曾宇）

黎陽坡清算出的牲畜 發生了嚴重死亡現象

【新華社綏蒙六日電】朔縣二區黎陽坡在土改中，忽視牲畜分配，發生了嚴重的死亡現象。該村共清算出牲畜十九頭（牛十四頭、驢五頭），沒有很快分配，而交給中農王亮等四戶飼養，因爲他們早有牲口，知道將來也分不到他們名下，因此不關心喂養，只叫一個十三歲的小孩隨便去放，吃不上鮮草，喝不到好水，不到十天，一條乳牛即死在王亮的圈裏。

該村領導上注意此問題後，即召開貧僱農小組會檢討決定：改由僱農王畢、王潤等放，但因未確定報酬，又不給予最低維持生活的小米，放了兩天，王潤等二人不放了，又換來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和六十九歲的老漢王匯放去放，也未規定好牛條件，又未說下給多少錢，結果小孩了一場小病，[illegible]和老漢認爲「公家」牛，誰也不關係，他倆都不管，一頭乳牛就跌進[illegible]

[illegible]死了，群衆非常生氣。上月十日該村領導上又召開群衆大會，將飼農王畢等批評一起，仍要王畢等人負責放牛，但不給徹底解決糧食問題，牛仍然吃不上好草，村貧苦饑餓之倒了。群衆非常着急，一致認此非「眼看著又甚呀」，牛都乏下了。」於是向領導上建議，又召開大會，會上，大家認爲大夥放不好，因今年天旱，野草缺少，後決定分開給十三戶沒牲口的貧僱農牧放，教育他們當自己牲口喂養，誰喂不好，就分不到好牲口，並且互相檢查，這個辦法實行後，不到十天，牲口都喂的光且且地，毛也長順了。現正以貧僱農爲骨幹，並準備種秋菜，以準備渡過伏荒。（苗春）

編後話

一個教訓

朔縣黎陽坡牲畜死亡現象，又一次提示出這個教訓：凡是清算出的或是公共性質的牲畜，必須迅速的分給群衆，確定所有權，否則死亡或餓乏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黎陽坡領導上早已發現了死牛現象，而沒有即時設法糾正，後來雖然把喂牛的人由中農換成貧農，其結果還是死了一條又一條，最後分給十三家沒牛的貧僱農牧放，並教育「當自己牲口喂養，誰喂不好，就分不到好牲口」，說「不到十天，都喂的光且且地，毛也長順了」，但是否能夠持久，恐怕還是問題。「誰喂不好，就分不到好牲口」，這顯然是強迫性的。只有迅速分給群衆，確定所有權，群衆才能當自己的牲口喂養。

永和二區

耕地大部未捉苗

—決定大力發動補種和保苗—

（永和訊）二區區村幹部在集會檢討防旱救災工作中，發現很多沒有實行雨前乾種，而雨後種上的又大部未捉苗或撈了芽的。如下湧村全村共種穀七百二十畝（大部是雨後種的），未捉苗的三百四十畝，撈了芽的二百七十畝，捉苗的只有一百一十畝。而乾種的莊稼大都捉了苗。主要原因是領導上對防旱備荒工作重視不夠。會議決定補救辦法：（1）沒有捉苗的發動群衆改種蕎麥、菜蔬等，已捉苗的加緊鋤和保護田苗；（2）派專人買小口區五十擔肥料貸款，貸給群衆；（3）發動群衆互借籽種，及向地主清算解決貧苦農民更缺口糧困難；（4）組織群衆防麥地，把防旱備荒作爲中心任務。（宋乃良）

門爭中的提高

王克　柳勉之

土地改革運動中，在門爭清算階段，群衆思想變化最大，最明顯，是我們抓住具體事實，進行提高群衆階級覺悟的最好機會，據我們在三交的經驗，用個別談話、開檢討會等方式收到了如下三點主要的效果：

一、進一步提高了階級仇恨：過去由於地主打埋伏、裝窮、模糊了許多人對地主剝削的本質，如地主樊忠瑞、樊忠英門爭前吃豆腐渣，有些人就說他窮了，門爭後拿出了二千多白洋，群衆知道以前上了地主的當。有的地主避重就輕，很快拿出些東西來，也容易模糊群衆的認識，如地主三友婦開始就拿出十個元寶，並說她丈夫死得突然，沒有把埋下的東西交給她，知道的全部拿出來了，群衆說：「她對窮人好，憐憫！」經過門爭又拿出幾個元寶和大宗財物，她又對群衆說：「這可真沒啦了！我的腦筋換轉啦，有的全拿出叫大家好活！」群衆相信了她，不再追問了，後來在她娘家發現了她寄存的幾大包綢緞、衣裳、布疋、絲棉、顏料……群衆都來看，這才覺悟到：「地主的心全是黑的，慷慨就是欺騙！」地主樊榮光答應個用寶的白洋，幫助窮人翻身，他把去年害的民兵引到懸崖邊，拉住其中一個民兵往岩下跳，想害死我們的民兵，群衆更認識了：「不要看地主面上好，心裏可毒得多！」

二、深刻地認識了團結的力量：在群衆火力下，地主一個個都低頭了，過去對窮人專橫的人也大膽起來，農王千、樊玉山的婆姨等面對門爭會常怕的坐在後面，怕門爭了老財以後老財的「倒」，經過實際教育，他們看清了群衆的力量，變成了最勇敢的[illegible]。中農樊桂生、樊侍謝也積極起來[illegible]看守地主，並與地主在大會上和地主作門爭。他們說：「一衆人撐柴火焰高，徹底打垮了地主，地主就再抖不起威風了！！！」對婦女力量的認識更是明顯，門爭女地主幾乎全靠婦女，[illegible]婦女不頂事，如今你們頂大事啦！有的基本群衆[illegible]

三、從階級觀點[illegible]好壞，但到門爭時，[illegible]清算地主張連甲婆姨時，她哭鼻流水，[illegible]向地主[illegible]。[illegible]群衆說她：「[illegible]」[illegible]一起門爭中批評[illegible]現在群衆[illegible]，是最自私自利是最不好的表現，一般的婦女都認清了[illegible]群衆[illegible]是最好的人。

靜樂邈湖村群衆

要回地主奪走的果實

（靜樂訊）（遲到）一區邈湖村在解決口糧困難中，某貧農透露：今年四月間清算出的門爭果實，全被地主惡霸威脅住奪走了，領導上當即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並召開會議，群衆紛紛揭露地主惡霸的欺騙威脅手段，一致要求追回原物。現追回糧食一部，先解決了四戶赤貧戶的口糧。其他財物正在追索中。按四月清算時，該村地主段順山及惡霸段保兒等利用當時民兵隊長胡永堂及二流子胡九生等進行活動，不讓群衆在會上說話。領導工作的指導員劉五則同志未發覺，以爲是該村群衆「落後」，就到外邊三個村子，發動群衆來這村門爭。此時地主惡霸又改變手段，欺騙群衆說：「你們今天到會，可給我們提意見，不然外村人提了，把東西都要拿走。」在聯合門爭會上，外村群衆提了很多意見，當時劉五則同志以爲「搞好」了，並粗枝大葉地宣佈了一下群衆應分得的果實的數字，其實東西尚在地主、惡霸手中。分完後，有些群衆根本就沒有拿去。劉五則同志走後四五天，地主惡霸就利用胡永堂、胡九生等召開會議，威脅群衆往出退分到的果實。貧農段來英不退，叫胡永堂大罵一頓，二流子胡九生並從旁恫嚇，這樣把段來英嚇住了；貧農劉關寶說這事情要叫村公所知道了，怎麼辦？胡永堂即說誰發露了要算帳，並說靠不住的人要找保人。這樣，共清算出的土地七十二垧、房六間、糧七石、牛一條等就完全被奪走了。（段乘仁）

搶種工作較好

岢嵐劉家灣等四村

（岢嵐訊）四區劉家灣、黑石坑台、馬坊、洪水溝等四個自然村，搶種工作做的較好。各村於上月二十九日雨後，即召開了群衆會議，將貧僱農土地、牛工、人工、籽種、口糧等的準備情形，作了深入檢查，洪水溝模範檢查發現尚缺一部籽種及牛工，縣工作團魏習武同志便即刻到劉家灣換回蕎麥一石零五升，並向鄰近南山村借了五犋牛，搶入籽種。劉家灣雨後第一天七犋牛均全部爲六戶貧農搶種，共種了六垧半。黑石坑台並照顧了赤貧戶，僱工馬保兒，年五十餘歲，終身放羊，只今年種地兩垧，這次全給貸了籽種；貧農吳三，久病不起，也給代耕了一垧。四村從本月二日止，已種下蕎麥，貧僱農六十五垧、中農十七垧半。（江暉）

群衆不要這樣的幹部

高狗兒思想腐化作風太壞

（興縣訊）五區王家莊群衆，在春查幹部中，鬥爭群衆的小隊長高狗兒徹底，並開除黨籍。按高某係保德西樂村人，是個老中農（未經土改詳細研究，按過去劃分的），四一年爲逃避負擔，把四垧的地租出去，全家五口移到錢家溝，四三年又轉到王家峁租種地，被當爲貧農，後來參加民兵，四五年秋被選爲小隊長，後即入黨，自去秋和富農郭甚修婆姨勾搭，對工作就消極應付，不想勞動，還給民兵和群衆發脾氣，今年土改開始，門爭地主不積極，幾個月來始終未向地主提過意見。群衆向郭甚修婆姨要欠的公款，他包庇，說是：「你們要她的命呀？」群衆要他歸隊，他藉口嫌分的地不好，不去；大家給他換成好地，他還是不去，並且說爲幹部，找窑子向貧農團逃荒，還要打僱工阮[illegible]主的。一面拖了十多天才去，但歸隊兩三天，又藉口有病要求換婆，回到家裏，仍和郭妻胡搞。七月二十五日，該村開始審查幹部，群衆首先提出要徹底審查他，並指出他許多不好的事實，阮王鎖說：「高狗兒在土改中不門地主，包庇富農，還說我是特務漢奸，要打我，你當的什麼幹部？你幹誰的命們」青年王宴多提出：「我們要的是[illegible]，不是[illegible]的人！」最後，共[illegible]一致通過[illegible]，撤消了他小隊長的職務[illegible]土地[illegible]保留[illegible]。（紀恩、衛民）

曹登科投降了地主

（岢嵐訊）一區王溝自然村主任曹登科，突然向人說要到五寨買大車和牛，過了幾天，連門也沒出，院子裏果然有大車一輛、牛一條。大家非常奇怪，後經調查，原來是地主[illegible]村地主王貴毛[illegible]的。王貴毛在他的地下，故意補欠公糧四石多，[illegible]是[illegible]群衆自動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提出公審，[illegible]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牛亦交出[illegible]求[illegible]分配。（王存恕）

蔣機狂炸阻我搶險
黃河堤岸情勢嚴重
壽張南岸楊集堤岸出險

（新華社晉冀魯豫五日急電）蔣機晝夜不停，狂炸鄆城縣屬仲堌堆（仲堌堆前靜爲仲堌堆）險工，每次輪番出動二三架不等。當八月二日水位上漲兩公尺黃河滿槽之際，蔣機倍加瘋狂，阻我搶險。入夜，蔣機以大量照明彈偵察搶險員工，四日夜，機聲爆炸聲從未間斷，徹至今晨（五日）發電時止，尚在轟炸中，情勢極爲嚴重。又據遲到消息：七月三十日晨，壽張南岸楊集險工出險，埧頭及埧基被洪流刷去三公尺，該段工程隊及民工正趕運稭料四百五十萬斤及石料四千方搶往搶險時，蔣機兩架自西南竄入，低飛狂射，並投彈三枚，是日午後及翌晨，蔣機兩架復至，輪番轟炸掃射，搶險工程備遭阻撓。

（新華社山東五日電）（遲到）七月二十四日，美造蔣機一架又襲蒲台道旭險工，投燃燒彈多枚，將濟河人民辛苦湊集之三十萬斤稭料悉數焚燬。自七月六日至二十四日，蔣機迭次轟炸渤海黃堤，從蒲台至齊東一段不完全統計，即達三十三架之多，死亡沿黃員工十人，牲口六十頭，炸毀民房三十餘間，稭料三十餘萬斤。又訊：渤海區沿河各縣黨政軍民爲切實執行魯省河務局於日前沿河工程會議上之規定，加強防汛措施，各段長督促各工程隊晝夜巡視險工，沿河每五華里設哨棚，每個險工處駐一防汛班，加強看守河防，嚴防蔣特破壞，沿河五里至十里以內之村莊，凡十六歲以上之男子，平時輪流防守堤壩，出險時，即全部投入搶修。

蔣軍七十師上校參謀處長供認
敵兵無鬥志將帥恐慌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五日電）七月十四日在距南六營集放下武器的蔣軍七十師上校參謀處長劉學遂，顧敘述該師和三十二師覆滅的經過稱：七十師及三十二師被殲原因只有八個大字：兵無鬥志，將帥恐慌。這是整個國民黨軍的齊自之症。他說：「自劉伯承將軍所部於六月三十日渡過黃河之後，我們王兵團（王敬久）的參謀部裏，就手忙腳亂，朝令夕改，莫知所措了，弄得我們各級參謀人員日夜拿着小紅旗，一面對着軍用地圖，不知該往那裏插，上下一樣，兩眼漆黑，人人都知有敵情，但誰也不知解放軍意圖何在，有人說下鄆城取菏澤，有人說下鄆城取濟寧。直到四日鄆城被圍吃緊，我師集結金鄉後，將師依然爭論不休。五日奉命轉進嘉祥，當夜達紙坊時，忽又命令轉到濟寧，拂夜馬不停蹄，六日趕到濟寧，人困馬乏。九日又奉命他駐嘉祥，確保嘉祥，但十日又奉命除留二七八團外，全部向鉅野前進。待十一日抵達官屯（鉅野東十二里）後，忽聞羊山集六十六師被圍，於是全部人馬大吃一驚，解放軍究從何處來，誰也不得而知。于兵團指揮官一面由金鄉急返徐州，一面連忙命令我師集結六營集，與獨山集之卅二師靠近，相互壯膽。至此，整個形勢已成，人民解放軍步步圍近，我官兵恐慌萬狀。十三日下午，卅二師唐師長率部到六營集後，與隨師長商定當夜向嘉祥突圍，但忽又接王兵團指揮官來電，緊急不准動。及十四日晨，又電令兩師靠攏，經獨山解羊山之圍。部隊剛出六營集，想不到在賈家樓突然遭解放軍迎頭痛擊，許多官兵莫名其妙，突然中彈，像割了喉管的大公雞一樣，亂蹦亂跳，於是只得退駐六營集。這時，雖然解放軍並未跟蹤進入六營集，但實際上我們已經潰不成軍，人人都已開始計劃自己的道路了。當夜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以接顧總司令（顧祝同）命令，決定分六路向紙坊街防地突圍，不料解放軍之黑馬隊兵團早已佔領該地。」至此，劉上校十分沮喪的形容當晚突圍被殲滅的情景說：當時天黑，大家爭着往外跑，一出六營，不到十公尺，班長就找不到士兵了，人喊馬叫，解放軍的槍聲從四面八方打過來，亂兵丟像瘋人一樣向東跑一陣，一聽槍響，轉頭又向西跑一陣，砲車彈藥堆積於地，馬牛車全部失掉了管制，那眞是亂兵亂轉、亂人亂馬、亂擠、亂擾、亂車亂喊、亂叫，不用說病號，甚至被擠倒了的好人，都來不及重新站起來，就被人馬活活踏死。劉說：他親眼看見一七七團三營營長江楊屏負傷臥倒，被師長的馬踏死，而正副師長也終於在丟掉了帽子之後，身邊剩下一個衛士而被俘。最後，劉又無限感慨的說：我們七十師自日寇投降後，即開赴台灣接收，訓練裝備是足一年半，除壞謝懸掛旅長早已被俘，而全師人馬用之戰場，僅僅不過七月十四日一天內不足二十四小時的時間而已。

蔣軍六十六師師長
宋瑞珂等被俘經過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五日電）前綫記者報導羊山集蔣軍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及其旅、團長被俘經過：七月二十七日黃昏，人民解放軍向羊山集發起總攻，次日拂曉，即將羊山集大部民房佔領，殘敵四百餘，被壓縮至羊山東北角的一所高樓和兩所平房內。解放軍某團二連政指葛玉霖率領兩個排，以猛攻和喊話收繳了兩所平房內敵人的槍枝後，即逼近最後那所高樓。戰士們高喊着：「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這時，從北屋走出一個長着八字鬍的軍官，慌慌張張跑出來，舉起雙手，連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他向葛指導員恭恭敬敬的說：「我們投降，我們只有一個要求，請同志們饒命。」這個軍官並自我介紹說：「我姓郭，名爾林，是本師參謀長，請你進去，裏面還有長官。」葛指導員便走進院子去，一個個[illegible]身着軍便服的胖胖子軍官，就從北屋走出來，強帶笑容，規規矩矩的向葛指導員行了個禮，郭爾林介紹說「這就是我們的師長宋瑞珂。」宋瑞珂只顫抖抖的說了一句：「咱們損傷亡太大了」，就低下頭不做聲，這一個蔣介石陳誠的親信，曾以國民黨首席代表資格參加軍調部[illegible]執行小組會談，而又是圍攻我中原軍區李先念部打內戰第一槍的宋瑞珂，時僅一年，終落入人民解放軍之手。宋瑞珂等俯首投降後，這時，跟葛指導員的警衛員向屋子裏高喊：「你們的師長、參謀長都出來了，旅長、團長也出來吧！」接着，從四個屋子裏又走出來五個個戴軍帽的軍官，其中有師副參謀長王開石、一八五旅旅長涂煥陶，參謀長馬懷之、五五三團團長羅玉勝、五五四團團長李燦生，郭爾林一一作介紹，蔣軍六十六師就此結束。

英法美矛盾日烈
——國際一週——

這一週來，若干跡象顯示英法對美國醉心扶植德國，竟然要做西歐主人，愈來愈表現出不耐和煩燥，作出種種姿態。貝文在二十六日的講演中，竟公開宣佈「與美元作鬥爭」。不久以前還爲「美國計劃」拚命鼓吹打氣的倫敦泰晤士報，現在亦要寄希望於未來的四外長會議來討論德國問題了，並且提出「應小心謹慎，以使十一月會議能夠成功。」在法國官方於二十九日表示「有關德國之全部問題，均須由定於十一月召開的倫敦四外長會議討論」後不久，貝文即於二十九日正式邀請蘇美法於十月間召開外長助理會，以準備對德問題的外長會議。八月一日，貝文又要脅美國，說英國要儘速自希臘「撤兵」。同時，英蘇貿易談判雖已暫告失敗，英國官方仍對英蘇擴展貿易事故表樂觀，而英蘇七月底又忽作訪蘇之行。這一切，表現出英法（法國亦在內）與美國矛盾之增長。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英法在爲「馬歇爾計劃」奔波中原想吃到一些「餅子」，但結果卻吃了「滿嘴泥」，另一方面，則由於日益深重的經濟困難及寄希望於美國援助的外交政策所引起之政治危機，例如英國最近在下院辯論經濟危機時，國會中的大部份工黨議員對政府等待美國援助之政策，咸表不滿，尤其是工黨左翼，表示了堅決反對的立場，甚至有所謂的工黨議員要求艾德禮，要求立即改組內閣，並主張「[illegible]棄已失敗或正在失敗的部長必須讓位」。英工黨內閣的危機竟如此深重，甚至英資產階級的報紙亦紛紛發出警告：如果在下院休會期間政府不實行大規模改組，內閣即有垮台危險。

雖然，迄今爲止，英法當局希望美國「援助」的幻想仍未完全拋棄，而美國爲了緩和英法對魯爾增產問題的僵化形勢，不得不作了一些表面與暫時的「讓步」，企圖[illegible]着英法的鼻子跑，據路透社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電稱：關於魯爾控制權問題，美國並未將其列入未來與英美會談議事日程，馬歇爾也命令暫停公佈英美在柏林簽訂的提高德國工業水平計劃，並將此舉措通知法國。同時在美國的壓力下，英國已勉強答應出席業已拖延兩個月的英美煤產會議。但是狼總是要吃人的，美國陸長羅亞爾一日在柏林稱：「德國是歐洲極重要的一部份，任何歐洲計劃，必須包括德國西部在內」，並力主美國對德採取決議。

美國獨自[illegible]和會問題[illegible]宣佈流產[illegible]計圖已延期。

在遠東[illegible]蘭帝國主[illegible]一日破裂[illegible]果卻招來[illegible]戰引起了[illegible]階級及民[illegible]資本主開[illegible]出對荷蘭[illegible]決意要求[illegible]效果，但[illegible]時間的所[illegible]容安理會[illegible]

短論
抗議南京美軍暴行

正當蔣政府之文武官僚和他們的美國主子魏德邁觥籌交錯大獻殷懃之際，蔣家小朝廷所在地的南京，又發生了美國兵推我同胞落水淹死慘劇。我們對美軍暴行表示嚴重的抗議，對死難同胞致深切的哀悼。

這次美軍的暴行，和過去無數次美軍暴行一樣，乃是美帝國主義非法駐軍中國，援助蔣介石內戰，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的政策的必然結果，除非把美國侵略勢力趕出中國，中國人民的生存與自由是不會得到保障的。要求一切美國海陸空軍和美國顧問團全部撤出中國，早已成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的奮鬥目標。

甘心賣國媚美的蔣賊，當美軍暴行兇犯勞後，反通過其中央社爲此之無恥辯護，企圖[illegible]將兇手判罪，生怕[illegible]那兩個兇手[illegible]

華東人民解放軍公佈
對蔣軍官兵的態度與主張

（新華社華東前線二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頃公佈「對蔣軍官兵的態度與主張」，要點爲：（一）和平政策。解放軍主張和平民主，擁護政治協商路綫，反對賣國借外債打內戰，壓迫人民的賣國獨裁政策，希望愛國官兵公擇中山先生的眞信徒，勿與人民爲敵，怠戰罷戰，撤出解放區，爲建設眞正獨立和平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而奮鬥。（二）自衛政策。解放區的[illegible]放軍自衛[illegible]，不立即放[illegible]，一律予[illegible]倘不予抵[illegible]下武器以[illegible]義者，當[illegible]軍及解放[illegible]府的格外[illegible]持。（三）[illegible]．對放下[illegible]軍，不分[illegible]律不殺害[illegible]，不沒收[illegible]

蔣管區拾零

[illegible]

蘇聯全國人民狂歡慶祝航空節

（莫斯科訊）蘇聯全國人民於八月三日狂歡慶祝航空節。蘇聯武裝部長布爾加寧上將特頒佈命令，號召精益求精地加強發展航空事業，加強蘇聯的國防力。全國各地均舉行慶祝空節的慶祝會，莫斯科慶祝大會在文化公園綠場舉行，公園道上，旗幟繽紛，場中列以蘇聯著名飛駛員肖像，許多空軍領袖與空軍英雄均蒞臨參加。下午三時，成千成萬的莫斯科市民又趕到郊外莫斯科河畔飛機場，參觀空軍大檢閱，盛會在一百門大砲禮砲齊鳴與國歌高唱聲中正式開始，當斯大林及其戰友們步入會場時，四十八架飛機圍成斯大林勝利的隊形，飛臨會場，數十萬與會者齊行起立歡呼致敬。接着是三十架飛機排成一巨大紅星，盤旋上空，然後是五架最新式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雅柯夫列夫研究設計的「雅一一式」教練機，作各種驚人表演。其他許多蘇聯著名飛行家作翻飛高速飛行與飛驗技術表演，其中有最新的噴氣式飛機參加，其速度超過聲音的速度。最後的節目是降落傘表演。盛會結束後，與會者全體滿懷熱烈興奮心情，舉行勝利大遊行。同日清晨，蘇聯航空跳傘名手阿曼伏克中校等三人特別舉行同溫層跳傘，自一萬一千二百公尺高度躍下，平安着陸，創蘇聯同時也是全世界的新紀錄。

里昂吉也夫評稱 起草對日和約工作應先由四強聯合決議

（莫斯科訊）里昂吉也夫在真理報上著文評論起草對日和約稱：「起草五個前德國盟邦和約及對德和約的經驗，已明確地證明起草和約工作應由強國會議來順利完成。對戰敗國和約的起草，必須由曾以其武裝力量保證對侵略者勝利的國家來進行，這是準備和約的唯一標準，而且是經過考驗的及其重要的標準，這一原則表現在開羅宣言、克里米亞協議與波茨頓宣言中。起草對日和約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由曾在擊敗日本中起決定作用的美蘇中英四強來起草，由它們以聯合決議來決定以何種方式邀請那一國家參與和約的最後起草。」該文指出美國提議召開十一國會議而不召開外長會議的行動，外國報紙曾在鼓吹，「遠在五月，胡佛就建議四方強國對德日單獨締結和約，貝文在馬蓋特工黨大會上，也主張廢除波茨頓協議中關於由外長會議起草和約的方法而召開十一國會議。」該文在指出蘇聯是擊敗日本的主要因素後，結語稱：「以一切方式擴大起草和約參加者的企圖之真正動機，就是想玩弄票數。蘇聯堅持在和平時期保持強國一致的原則，這一原則保證聯盟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獲得協議，這一原則完全適用於必須先由四國外長會議考慮的對日和約的起草。」

法共書記杜克洛抨擊比道爾外交政策

（巴黎訊）法共書記、法國民議會副議長杜克洛三日在波爾多共產黨人會議上，極力抨擊法國現行外交政策，因為：這種政策，將使法國不得不以德國經濟復興的優先權問題作為求取接受貸款拒民族利益的解決之道。他嚴正要求改變目前的「指揮隨外交」。杜氏抨擊法反動頭子戴高樂七月廿七日在利居對法共之污蔑稱：「戴高樂已成為法國四反動勢力的首腦，對於民主的憎恨，已使他失去了民族利益的感覺。」法共領袖多列士同日在巴黎發表談話，指斥戴高樂為投國際形勢困難之機，企圖使法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脫出抵抗運動隊伍之外。他譴責說：「戴高樂前說法共為外國代理人，但戰前污衊我們的人如賣國賊賴伐爾、布利農之流，恰正是明目張膽的外國代理人。」

美國單獨「調停」印荷戰爭政策 反映金融寡頭在印尼利益

（紐約訊）美國企圖單獨「調停」印荷戰爭的政策，反映出美國金融寡頭在印尼的利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資本在印尼的活動已顯可觀，今天荷英資本家的力量削弱了，美國更利用此機會，在印尼進行「擴張政策」。「美孚汽油公司」在蘇門答臘擁有九百多油井和相當多的地下貯藏，美國的「古德立輪胎公司」及「合衆橡膠公司」各擁有廿萬英畝以上的膠園，據去年十二月一日安尼塔通訊社報導：「美孚公司」正計劃在蘇島建立價值數百萬美金的大煉油廠。美國一些大公司的代表，曾向印尼政府交涉官員建議「重建印尼交通貿易」。在對印尼貿易方面，美國很獲厚利，據七月十九日美國商業部週刊「國外商業週刊」報稱，今年一月間，印尼荷佔領區輸入口中，美貨佔百分之卅一，同時這些地區的出口貨中，有百分之二十七輸往美國。」據「世界報導」今年七月十五日的統計：美國在印尼的投資總數為五億元，該刊物指出美國獨佔資本將在印尼扮演更活躍的角色。

匈國會大選期近 四民主政黨組成競選聯盟

（布達佩斯訊）匈牙利國會大選將於本月卅一日舉行，競選運動已在全國展開。四個參加政府之民主政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小農黨與國家農民黨，已在七月二十九日舉行之黨派會議中決定成立「匈牙利民族獨立陣線選舉聯盟」，並於一日發表競選宣言，提出聯盟之政綱為保衛匈牙利主權獨立，保衛民主土地改革、反對外國干涉內政，鞏固勝利成果，積極實行三年計劃，並號召「防止人民敵人離間民主黨派的陰謀活動。」迄今為止，登記參加競選的政黨已有九個，除上述四黨外，另五黨為全國農民急進黨、平民民主黨、人民民主黨、匈牙利獨立民主黨，匈牙利獨立黨甫於日前成立，由被開除之前小農黨右翼領袖費非倫領導，積極進行反對民主黨派之活動。

英艦訪蘇

（塔斯社訊）英國巡洋艦「利物浦號」、驅逐艦「傑克斯號」等由英海軍上將威利斯率領，於七月二十八日抵蘇聯港口塞瓦斯托波爾港訪問，於七月三十一日啓碇返國。訪問期間，威利斯與蘇黑海艦隊司令海軍上將奧克齊亞布爾斯基及塞港蘇維埃主席菲利波夫等曾互相拜會。

副刊

宣傳畫在土地改革運動中

嚴寄洲

窮苦農民唸不出書，認不下字，可是無論老少男女，都能看懂圖畫。

這次戰鬥劇社在臨縣城區附近各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時，美術工作者配合群眾活動，利用圖畫宣傳，對揭發地主惡霸的罪行及啟發，起了極大的教育作用。

雲南塔、臨峁等五村聯合鬥爭地主惡霸時，大會場上高懸着幾幅宣傳畫，深深地吸住了羣衆。

牆上有一幅畫，畫着一個大耗子背着草帽，搶了一石二稻黍，圖畫下面站着老漢李耀生，他向着羣衆的羣衆說着他的意思：「我在地主李貴國家存了一石二稻黍，後來他硬賴不給，說是糧食被耗子吃了，我可不信天下有這大的耗子，能吃下石二稻黍！依我看，他孫李貴國，就是一個大耗子！」

另外一個地方，羣衆扮演着「一個長着鬍子的人」[illegible]，他名叫李棟謀[illegible]。演地說：「我二十一上就給地主李仁明家攬工，有一個時地，[illegible]，我跟狗日的[illegible]，明兒息一天，[illegible]了頭替一下，狗日的沒答應，沒法子，我只得下地，受了一天，腿饞得實在怕人啦，才掉，坐上大車回來。以後李仁明看我起不中用了，就不要我攬工，逼得我去都督村圍羊，沒住處，只得睡戲台，冬天沒穿的，把腳指統統凍掉，從此就變成了殘廢人，我去他家要飯，李仁明還罵我：「常見你要飯，我給狗吃也不給你二圪堆（即二個）吃。」我今年四十大幾啦，我還一點子統叫這圖畫裏的地主給害了呀！」

另外一幅畫着三個地主老財按住一個老漢往嘴裏灌大糞。解釋畫的就是衆[illegible]被欺負的老漢的兒李對山，他向羣衆痛哭說：「這三個地主老財叫李鶴昌，李應昌和史紀富，我父親和他們合夥作買賣，他們計謀欺負我父親，硬往肚裏灌大糞，硬這樣活活給灌死了！」

這些畫增強了羣衆的階級仇恨心，喚起了羣衆給予自身痛苦的回憶。

再如鬥爭惡霸漢奸地主郭兆肯時，有一幅畫上畫着郭兆肯手拿太陽旗歡迎日本軍，一面向羣衆勒索白洋，羣衆上邊寫：「郭兆肯，不要臉，組持會，當漢奸。」看了畫，羣衆想起了當年受漢奸們的糾削的情形。另一幅畫着郭兆肯笑嘻嘻地坐在一大堆白洋元寶銀上，身旁擱着水煙，幾碗好飯菜，四字道：「黃牛耕，黑牛耕，好吃好喝灌的甚活，心頭悶一悶！」「人，活財神，閻下很財寶，好了地主全家」一識字的羣衆給衆人，一個老漢向着羣衆吐唾沫說：「看你這闊人！」所有看過畫

痛悼海亮

洪潔

海亮！當我掀開戰鬥報，猛然看到張□同志寫的悼文：「晉綏青年楷模鄭海亮」，疼血初發的我，腦袋上好似被打了一棍，眼前一陣昏暗，我再也不能從直我的腰，只好躺在床椅上。

海亮！你今年才二十四歲呀！但你已經為人民奮鬥了十年，你現在正是年輕力壯的時候，但是，你死於美飛機的鐵彈下了！

海亮！我知道，悲哀無濟於事，應該「化悲哀為力量」，加倍的工作，和那些十八且最沒有什麼理由的，只有讓人民的鐵鏈，一次又一次地，把牠們打得粉碎，那麼，人民就無力量來殺人民了，那麼，牠們再也可以來建設一個合理的社會，這就是理由。

但我怎能拋卻我的悲哀呢？你給我的印象是那麼深。

海亮！我怎能忘記了三九年咱們在窯中的時候，在那艱苦、緊張、然而愉快的日子裏，那時候你在戰鬥劇社任歌詠組長，部隊每打完一次仗，你便創造出一個新的歌曲，來歌頌人民英雄，歌頌戰鬥的勝利。歌詠組二十多個「小鬼」在你領導下，戰鬥在窯中平原，而你自己那時也才是十六歲的「小鬼」呵，今天，經過了勝練，經過了考驗的你，犧牲了！叫我怎能不悲哀！

記得在一次會議上，當時政委朱政委表揚過你，他說：「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習鄭海亮，從他的工作和行動，我們可以看出他沒有因個人的問題而引起煩惱，」千真萬確，在咱們一起工作的兩年中，我想不出有一次你因個人問題而引起煩惱的，你除了工作和學習，你再沒有什麼思想上的負担，所以你時常愉快，工作得很有成績。當時我們數劇組，工作對我不合適。相反的，你經常總舞蹈實踐，常要的青年你材，找肯年娛樂，要你下鄉檢查工作，在政治主任的材料，而政治工作，你去作見每次都與高采烈的，我們，你又到。四五年我聯繫了你，直到了一塊，在練兵團見到你做四大技術的聯合表演，我親眼見到「課兵範例」—甲等模範班一個「一等功臣」的光榮稱號，我時刻對你說的獎品，我們在炕上的時候，聽到屋外你在教你的「小鬼們」舞蹈的腳步聲，我們無法再睡了；我們只是[illegible]、讀台詞，當時我們只是這樣感覺：「小孩子都這樣，我們能在炕上睡舒服嗎！」一同志說：「什麼地方需要，就要你到什麼地方去」。千萬在偷，四二年我從延安回晉西北，[illegible]請了，你當了青年幹事：我沒有聽你說過一次「我今協什麼什麼的呵，這以後，無論什麼環境，海亮同志你都表現了你是一個模範幹部、共產黨員、優秀的革命工作者。

海亮！我不敢再想了，我本來想拋却一點悲哀，可是，想到你的過去，想哀越重，我知道，前後方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殿勝敵人，但因為你，我慎不得立刻到戰場上，親手殺死幾個敵人，這樣，也許我能拋却一點悲哀吧！

壞蛋們都發了愁

五月十八日，西韓、小南安戰鬥中，我將清澇敵偽安一團之一二三中隊殲滅後，一小隊中隊長牛金保，老百姓們為「牛大王」等被我擊斃，給胡家僉、北莊、白家莊、一帶的老百姓除了大害，老百姓當時都高興的編了一首口歌：

牛蓮長是推了頭（死），
胡家僉是拆了塊（敵頭之住院崗樓），
窮苦人們抬了頭，壞蛋們都發了愁。

（陳蓮珍談，十參雜記）

補正

八月一日本刊「戰鬥劇社合目報」稿中第九段「漢」步步踏行，一來時就把盤花光了，一步步踏行，政府給的報獎一點一來時就花光了盤費。」